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 
第十六回 勝班師羅通配丑婦 不齊國差使貢金珠

詩曰：平番安享轉長安，路望東遼殺氣懸。  
賢臣詳夢知名姓，到後方知在海邊。

再講咬金奏稱羅夫人哭訴之言：「『羅成一旦為國捐軀，只傳一脈，才年十七。只因朝廷被困北番，我兒要救父王，奪元帥印掌兵權，徵北番救龍駕。逼死屠爐公主，觸怒聖心，把孩兒削除官爵，退居為民，不容娶妻，豈不絕了羅門之後？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的。望伯父念昔日之情，在聖駕前保奏一本，容我孩兒娶妻，以接後嗣，感恩不盡！』為此老臣前來冒奏。可恨羅通把一個絕色公主尚然逼死，臣想不如配一個醜陋女子卻好。湊巧訪得史大奈有位令愛，生來妖怪一般，更犯瘋病，該是姻緣。未知陛下如何？」

朝廷說：「既然程王兄保奏，寡人無有不准。」咬金大悅，說：「願我王萬歲、萬萬歲！」謝恩退出午門，又到羅府內細說一遍。竇氏夫人心中大悅，說：「煩伯伯與我孩兒作伐起來。」咬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罷，前往史府內說親，不必再表。要曉得這一家作伐有甚難處？他家巴不能夠推出了這厥物。東西各府公爺爵主們都來恭喜。選一吉日，羅老夫人料理請客，忙忙碌碌，一面迎親，一面設酒款待，鼓樂喧天。史家這位姑娘倒也稀奇，這一日就不癡了。喜嬪與他梳頭，改換衣服。臨上轎爹娘囑咐幾句，娶到家中結過親，送入洞房，不必細講。這位姑娘形狀都變了，臉上泛了白，面貌卻也正當齊整了些。與羅通最和睦，孝順婆婆十二朝，過門後權掌家事，萬事賢能。史大奈滿心歡喜，史夫人甚是寬懷，各府公爺無不稱奇。也算羅門有幸，五百年結下姻緣，不必去說。

再講貞觀天子駕坐金鑾，自從班師回家有兩月有餘。山西絳州龍門縣張士貴招兵沒有姓薛的，故打本章到來。黃門官呈上，朝廷一看，上寫：「三十六路都總管，七十二路總先鋒臣張環，奉我王旨意，在山西龍門縣總兵衙門扯起招軍旗號。天下九省四郡各路人民投軍者不計其數，單單沒有姓薛的，應夢賢臣一定是狗婿何宗憲。願陛下詳察。」朝廷叫聲：「先生，張環本上說並沒有姓薛的，便怎麼樣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不必擔憂，龍門縣一定有個薛仁貴，待張環招足了十萬人馬，自然有薛仁貴在裡邊的。」君臣正在講論，忽有黃門官俯伏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今有不齊國使臣現在午門，有三樁寶物特來進貢。」皇爺龍顏大悅，說：「既然有寶物進貢，降朕旨意，快宣上來。」黃門官領旨傳出：「宣進來。」有不齊國使臣上金鑾殿俯伏朝見，說：「天朝聖主龍駕在上，小邦使臣官王彪見駕，願聖主萬壽無疆！」朝廷把龍目望下一瞧，只見使臣官頭上戴一頂圓翅紗貂，狐狸倒照，身穿猩猩血染大紅補子袍，腰圍金帶，腳踏烏靴。但是這個臉看不出的。不知為什麼用這一塊紗帕遮了面，就像鍾馗送妹模樣。天子看不出，就道：「問你可不是齊國使臣王彪麼？」應道：「臣正是。」天子說：「你那狼主送三樁什麼寶物與寡人？」王彪說：「萬歲請看獻表就知明白。」把表章展開，朝廷一看，上寫：「臣不齊國雲王朝首天朝聖主，願天子萬歲！因小國無甚異寶，惟有三樁鄙物；赤金嵌寶冠、白玉帶一圍、絳黃蟒服一領。略表臣心。」天子大悅，說：「愛卿，如今這三件寶物拿上來與寡人看。」王彪說：「阿呀，聖上啊！臣該萬死！」天子大驚，說：「為什麼？三樁寶物進貢入朝，乃是你的功勞，還有何罪？」王彪道：「萬歲阿！不要說起。臣奉狼主旨意，把三樁寶物放在車子上，叫四名小番推了，打從東遼國經過。遇著高建王駕下大元帥蓋蘇文攔住去路，劫去三樁寶物，把小番盡皆殺死。臣再三跪求，饒我一命。還講萬歲爺許多不遜，臣不敢奏。」天子大怒，說：「有這等事？你細細奏來。」

王彪領旨，說：「萬歲！這蓋蘇文說：『中原花花世界，要興兵過海，去奪大唐天下，如在反掌！少不得一統山河全歸於我，何況這三樁寶物？留在這裡，你寄個信去。』小臣被他拿住，刺幾行字在面上，故把紗遮面上。求萬歲恕臣之罪。」天子說：「卿家無罪。你把紗帕拿去，走上來等朕看看。」

那王彪鞠躬到龍案前，把紗帕去掉了。天子站起身一看，只見他面上刺著數行字道：

面刺海東不齊國，東遼大將蓋蘇文。把總催兵都元帥，先鋒掛印獨稱橫。幾次興兵離大海，三番舉義到長安。今年若不來進貢，明年八月就興兵。生擒敬德秦叔寶，活捉長安大隊軍。戰書寄到南朝去，傳與我兒李世民！

天子看了這十二句言語猶可，獨怪那「傳與我兒李世民」這一句，不覺那龍顏大怒，大叫：「阿唷，阿唷！罷了，罷了！」這一聲喊驚得使臣魂不附體，連忙趴定金階說：「萬歲饒命阿！」朝廷說：「與你無罪！」嚇得那文武戰戰兢兢。徐茂公上前問道：「陛下，他面上刺的什麼，陛下龍顏大怒起來？」

朝廷說：「徐先生，你下去觀看一遍，就知明白。」茂公走過去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陛下如何？夢內之事不可不信。東遼此人作亂，非同小可，不比掃北之易。請陛下龍心寬安。待張士貴收了應夢賢臣，起兵過海征服他就是了。」

天子就令內侍把金銀賞賜王彪，叫聲：「愛卿，你路上辛苦勞煩。降旨一路汛地官送歸過海，若到東遼國去見這蓋蘇文，叫他脖子頸候長些，百日內就來取他的顛頭便了！你是去罷。」使臣王彪叩謝：「願我皇聖壽無疆！」不齊國使臣退出午門，回歸過海。不必去表。

如今再講貞觀天子叫聲：「徐先生，此去徵東，必要應夢賢臣姓薛的方可平復的。」茂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東遼不比北番，利害不過，多有吹毛畫虎之人，撒豆成兵之將，要薛仁貴方破得這班妖兵怪將。若是我那這班老幼兄弟們，動也動不得。」朝廷道：「如此說起來，就有薛仁貴，必要個元帥領兵的。寡人看這秦王兄年高老邁，哪裡掌得這個兵權？東遼好不梟勇，他去得的麼？必要個能幹些的才為元帥去得。」這是天子好心腸，好意思，是這等說道：「秦王兄為了多年元帥，跋涉了一生一世。今日東征況有妖兵利害。把這顆帥印交了別人，脫了這勞碌，安享在家，何等不美？」那曉得都是不爭氣的秦叔寶，假裝不聽見，低了頭在下邊。尉遲恭與程咬金從不曾為元帥過的，不知道這元帥有許多好處。在裡面聽得萬歲說了這一句，大家裝出英雄來了。尉遲恭挺胸疊肚。程咬金在那裡使腳弄手起來。朝廷說：「朕看來倒是尉遲王兄能幹些，可以掌得兵權。」天子還不曾說完，敬德跪稱：「臣去得。謝我主萬歲、萬萬歲！」程咬金見尉遲恭謝恩，也要跪下來奪這個元帥。那曉得秦瓊連忙說：「住了！」上前叫聲：「陛下，萬歲道臣年邁無能，掌不得兵權，為什麼尉遲老將軍就掌得兵權？他與臣年紀彷彿，昔日在下樑城，臣與尉遲將軍戰到百十餘合以後，三鞭換兩銅，陛下親見他大敗而走。看起來臣與他只不過蘆地相連，本事他也不叫什麼十分高，何見今日臣就不及他？當初南征北討，都是臣領兵的。今日臣就去不得了，豈不要被眾文武恥笑，道老臣無能，怕去了。求陛下還要寬容。」程咬金說：「當真我們秦哥還狠！元帥積祖是秦家的。我老程強似你萬倍，尚不敢奪他。你這黑炭團到得那裡是那裡，思想要奪起帥印來？」朝廷說：「不必多言。啊，秦王兄，雖只如此，你到年底高了，尉遲王兄狠些。」叔室叫聲：「陛下，你單道老臣無能，自古道：年老專擒年小將，英雄不怕少年郎！臣年紀雖有七旬，壯年本事不但還在，更覺狠得多了；智量還高，徵東纖細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。不是笑著尉遲老將軍，你曉得橫衝直撞，比你怯些勝了他，比你勇些就不能取勝了。那裡曉得為元帥的法度？長蛇陣怎麼擺？二龍陣怎麼破？」敬德哈哈大笑道：「秦老千歲，某家雖非人才出眾，就是為帥之道也略曉一二。讓了某家吧！」叔寶說：「老將軍，要俺帥印，聖駕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。」天子高興的說：「倒好，勝者為帥。」傳旨午門外抬進金獅子上來，放在階前，鐵打成的，高有三尺，外面金子裹的，足有千斤重。叔寶說：「尉遲將軍，你本事若高，要舉起金獅子在殿前繞三回，走九轉。」敬德想道：「這個東西有千斤重。當初拿得起，走得動，如今來不得了。」叫聲：「秦老千歲，還是你先拿我先拿？」叔寶說：「就是你先來！」

敬德說：「也罷，待某來！」把皂羅袍袖一轉，走將過來，右手柱腰，左手拿住獅子，腳掙一掙，動也動不得一動，怎樣九轉

三回起來？想來要走動，料想來不得的，只好把腳力掙起來的。緩緩把腳鬆一鬆，跨得一步，滿面掙得通紅，勉強在殿上繞得一圈。腳要軟倒來了，只得放下金獅子，說：「某家來不得。金獅子重的很，只怕老千歲拿不起！」叔寶嘿嘿冷笑，叫聲：「陛下如何？眼見尉遲老將軍無能，這不多重東西就不能夠繞三回。秦瓊年紀雖高，今日駕前繞三回九轉與你們看看。」程咬金說：「這個東西不多重，這幾斤我也拿得起的。秦哥自然走三回繞九轉，不足為奇的。」那秦瓊聽言，一發高興。就把袍袖一捋，也是這樣拿法，動也不動，連自己也不信起來，說：「什麼東西？我少年本事那裡去了？」猶恐出丑，只得用盡平生之力舉了起來，要走三回，哪裡走得動！眼前火星直冒，頭暈凌凌，腳步鬆了一鬆，眼前烏黑的了。到第二步，血朝上來，忍不住張開口鮮血一噴，迎面一跤，跌倒在地，嗚呼哀哉！

要曉得叔寶平日內名聞天下，都是空虛，裝此英雄，血也忍得多，傷也傷得多。昔日正在壯年，忍得住。如今有年紀了，舊病復發，血都噴完了，暈倒金鑾。嚇得天子魂飛海外，親自忙出龍位，說：「秦王兄，你拿不起就罷了，何苦如此！快與朕喚醒來。」眾公爺上前扶定。程咬金大哭起來，叫聲：「我那秦哥啊！」尉遲恭看叔寶眼珠都泛白了，說：「某家與你作耍，何苦把性命拼起來？」咬金說：「呸！出來！我把你這黑炭團狗攬的！」尉遲恭也說：「呸！不要罵！」咬金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！曉得秦哥年邁，你偏要送他性命。好好與我叫醒了，只得擔些干係；若有三長兩短，你這黑炭團要碎剮下來的！」秦懷玉看見老子鬥力噴血死的，跨將過來，望著尉遲恭夾胸前前一掌。他不防的，一個鷄子翻身，跌在那邊去了。敬德爬起身來說：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程咬金說：「不是你倒是我不成？姪兒再打！」秦懷玉又一拳打過去。敬德把左手接住他的拳頭，復手一扯，懷玉反跌倒在地。爬起身來思量還要打，朝廷喝住了，說：「王兄，御姪，不必動手，金鑾殿誰敢吵鬧？叫醒秦王兄要緊。」兩人住手。尉遲恭叫聲：「老千歲甦醒！」朝廷說：「秦王兄醒來！」大家連叫數聲。秦瓊悠悠醒轉，說：「阿唷！罷了，罷了！真乃廢人也。」朝廷說：「好了！」尉遲恭上前說：「千歲，某家多有罪了！」程咬金說：「快些叩頭陪罪！」叔寶叫聲：「老將軍說那裡話來。果然本事高強，正該與國出力。俺秦瓊無用的了！」眼中掉淚，叫聲：「陛下，臣來舉獅子，還思量掌兵權，徵東遼。如今再不道四肢無力，昏沉不醒，在陽間不多幾天了。萬歲若念老臣昔日微功、等待臣略好些，方同去徵東。就去不能夠了，還有言語叮囑尉遲將軍，托他帥印，隨駕前去徵東。陛下若然一旦拋撇了臣，徑去徵東，臣情願死在金階，再不回衙了。」朝廷說：「這個自然，帥印還在王兄處，還是要王兄去平得來。沒有王兄，寡人也不托膽。王兄請放心回去，保重為主。」叔寶說：「既如此，恕臣不辭駕了。我兒扶父出殿。」懷玉應道：「爹爹，孩兒知道。」那番秦懷玉與程咬金扶了秦瓊。尉遲恭也來攙扶，出了午門，叫聲：「老千歲！恕不遠送了。」

叔寶說：「老將軍請轉，改日會罷！」一路回家，臥於床上，借端起病，看來不久。

單說天子心內憂慮秦瓊。茂公說：「陛下，國庫空虛，命大臣外省催糧。又要能幹公爺到山東登州府督造戰船一千五百號，一年內成功，好跨海徵東。這兩樁要緊事情遲延不得。」天子說：「既如此，命魯國公程咬金往各省催糧，傳長國公王君可督造戰船。」二位公爺領旨，退出午門。王君可往登州府，程咬金各路催糧，不表。

再講山西絳州府龍門縣該管地方，有座太平莊，莊上有個村名曰薛家村。

村中有一富翁名叫薛恒，家私巨萬。所生二子，大兒薛雄，次兒薛英。才交三十，薛恒身故。弟兄分了家私，各自營業。這二人各開典當，良田千頃，富稱故國，人人相稱。員外次子薛英，娶妻潘氏，三十五歲生下一子，名喚薛禮，雙名仁貴。從小到大不開口的，爹娘不歡喜，道他是啞巴子。直到五十歲慶壽，仁貴十五歲了。一日睡在書房中，見一白虎揭開帳子撲身進來，嚇得他魂飛天外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才得開口。當日拜壽，就說爹娘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薛英夫婦十分歡喜，愛惜如珠。不曉得羅成死了，薛仁貴所以就開口的。不上幾天，老夫婦雙雙病死了。只叫做：白虎當頭坐，無災必有禍。真曰：「白虎開了口，無有不死。」仁貴把家私執掌，也不曉得開店，日夜習學武藝，開弓跑馬，名聞天下，師家請了幾位，在家習學六韜三略。又遭兩場回祿，把巨萬家私、田園屋宇弄得乾乾淨淨。馬上十八般，地下十八件般般皆曉，件件皆能。箭射百步穿楊，日日會集朋友放馬射箭。家私費盡，只剩得一間房子。吃又吃得，一天要吃一斗五升米，又不做生意，哪裡來得吃？賣些家貨什物，不夠數月吃得乾乾淨淨。樓房變賣，無處棲身，只得住進一山腳下破窯裡邊，猶如叫花子一般。到十一月寒天，又無棉衣，夜無床帳，好不苦楚！餓了兩三天，哪裡餓得過，睡在地上，思量其時八、九月還好，秋天還不冷。如今寒天凍餓難過。絕早起身出了窯門，心中想道：「往那裡去好呢？有了！我伯父家中十分豪富，兩三年從不去攪擾他，今日不免走一遭。」心中暗想，一路早到。抬頭看見牆門門首有許多莊客，盡是刁惡的，一見薛禮，假意喝道：「飯是吃過了，點心還早。不便當別處去求討罷！」正是：龍逢淺水遭蝦戲，虎落荒崖被犬欺。